

（續上期）

「救人要緊！救人要緊！有什麼話，到家再談。大少爺，我們先走吧！」

這時候，遠遠地望過去，過來兩三輛大車，直奔墳地而來，想是我岳父到了。

我不由自主地嘆了口氣，我不去拜年也要去拜年了，想不到他們今年也全回老家來了。我要退婚的信，是我親自寫給岳父的，前一個多月才寄給他，今天見面好難堪啊。唉，正是，醜女婿終於要見丈人的面啊！

五

我這未來岳丈，是個土財主，前清時中過秀才，爲人非常固執，對所謂新派人物，最爲反對。他生了四個女兒，三個都出嫁了，第四個就是我的未婚妻，還有兩個兒子在上小學呢。這幾年，因爲家鄉年頭兒亂，靠着姪子外甥在天津開買賣，湊巧今年也回家過年。

我在岳丈家，一住就是五天，磕了頭，認了錯兒，收回那封混帳的退婚信，答應今年秋天一定來迎娶。

據我的岳父說，雪茵所以要跟跑馬賣解的來往，主要的是因爲想學點武藝，才能配得上我，進得我們家門。因爲我家世代武官，個個有本事。她天性好强，怕進門來受欺侮，所以才想學點武藝。至於學校開除的事，錯也不在她。

其實，自從我見了雪茵以後，什麼事都不在意了。她的青春氣息，美如天仙的容貌，一下就迷住了我。就是馬上成婚，我都是願意的。

岳家待我就如供奉王爺一樣，吃盡了山珍海味，受盡了全家上下的恭維，眞使我有點樂不思家了。美中不足的是，雪茵回到家裡，就避得見不到面了。

張德彪傷勢不輕，李有功手臂可能殘廢，黑大個子受了我一彈，中在他的槍上，滑進了腰部。他從馬上跌下來，頭先着地，跌昏了。他們三個人，就在我岳家養病。岳丈派人給張李二人家裡，每家送了一百塊洋錢。

那一羣跑江湖的朋友，第二天就回天津去了。黑大個子姓馮，他原是台柱，武藝高强，這時候留在岳家養傷。我看到他時，他表情木然，很像裝傻一樣。當時我總覺得不對勁，但也想不出所以然來，也就罷了。

休息五天以後，岳家派了五六個人，一直把我送到遵化城姥姥家去。我就在姥姥家一直過了元宵節。

遵化城就在長城邊上，正擋着喜峯口，北邊一帶山脈，左到八達嶺，右到山海關，羣山起伏，正是臧龍臥虎之地。那時隆冬積雪不化，陽光照得山峯雪白，益增寒意。呼呼的北風從塞外吹來，正是天寒地凍的季節。

遵化城東北就是馬蘭谷，當年寶爾敦占山爲王的所在，如今吳成也就在附近嘯聚。江湖上的人，現在也在過年吧。

幾天後，我和打頭的又轉回頭向南走，回來沒人護送，孤零零一輛車，在原野寒風裡疾走，心中担着怕遇見土匪的心事。

吳成雖然是本家，這不過是面子上的關係，撕破臉可以不認人。他自然不好意思到我家來打劫，但在路上遇到就很難說了。

那天，我們起身較早，一路担心，十點鐘，到了魏家莊。我不想再在岳家躭擱，準備穿村而過，但是在村子裡遇見魏保，才知道大事不好了。

毛病還是出在那個黑大個子馮維力身上。岳父過了元宵節，看看家鄉平靜，所以就動了拜年的心。那馮大個子傷還沒全好，自告奮勇，担任護送。萬想不到，他竟勾上吳成，出門沒三十里路，碰上路劫。黑大個出槍，鎮住同行的保鏢，輕而易舉的就把我岳父劫上山去了。

我不得不改變計畫，又進了岳家的門。那時候全家六神無主，小舅子少不更事，表兄弟們都不在家。看到我，如獲至寶，一齊向我拿主意。我一打聽，吳成已經出了價，一萬元贖票。

在當時一萬元可眞了不起。我岳家雖然有錢，一時也拿不出，連一半也拿不出。賣地、賣店舖，現在過年也不是時候，借貸更談何容易？

吳成警告不准聲張，否則撕票。我那時只有二十歲年紀，那能担當如此大事。立刻派專人，請我父親和金表兄來。

父親有事不能來，金表兄帶來一千塊錢，星夜趕到。一萬元是湊不起，商量結果，只有我單槍匹馬去會吳成，必要時仗着本家關係，減低價錢。

第四天，我帶着打頭的、魏保，和各處湊來的三千塊錢去說票。吳成說過，第五天回信。否則，第六天就會派人送一隻耳朵來。

那一天，冰天雪地，太陽也沒有熱力，北風如刀。打頭的趕着車，竟向北邊山上土匪窩裡疾走。假使我的祖母和父母親知道我去說票，絕對不會讓我去的。爲了要表現大丈夫氣魄，爲了勇救岳父，我就不顧一切的去了。

我從未與吳成見過面，今天我却化粧成天津買賣行掌櫃的。我心裡打算，就這樣能够辦妥最好，否則，只有在單獨與吳成獨處時，再亮出我本來的面目，請他賣個面子。

中午我們就到了土匪窩。在羣山中間，有一所家廟，那羣人就窩居那裡。望風的間明來意，就讓我們進去了。上得廟堂，中間供個泥神，穿清朝衣冠，兩撇鬍子，歪着身子坐在那裡。後來有人告訴我，說是賈寶玉，眞是叫人莫名其妙。

吳成升堂迎接，二三十個大漢站在兩旁。有幾個破太師椅，中間坐着幾個頭兒，我岳父居然也有個坐位，大概待他還不錯。

說是土匪，面對面還不是一個人？我心裡安定了不少。我戴着風帽，包着耳朵，露出半個臉，戴金絲眼鏡。報上名號，撇着天津官話，說明來意。岳父瞪着我，他已經認出了我，但我沒理會他，我說我的。我說現在大年下，一時湊不起這麼多錢，現在只帶來三千塊錢，請把人先放回去，其餘的錢開春再說。

吳成倒還講理，他們也知道，一時拿不出這麼多錢，能够有三千塊，已經是不容易了。於是他們倒不難爲，但是開春至少要再給三千塊錢，否則就要屠魏家莊一門子。當時我一口答應，只要能把岳父放回去就好辦。事情就這樣說妥，我當場從車上拉下麻袋，交上錢，準備領岳父回去。

但到了院子，却有人說了話，聲音冷地：「福德堂的大少爺！我們倆算算帳吧！」

我回身一看，這說話的人，細短身材，三十來歲，長得委瑣，一看便知道是個癮君子，萎萎縮縮地站在那裡。這人我並不認識，再一看他後面站着個黑大個子，正是馮維力，想是他認出了我，我不禁冷了半截。

我當時一拱手，硬着頭皮，陪着笑說：「大叔！您是說那裡話？」

「那裡話！」他翻了臉。「你在我家睡覺，霸占了我媳婦兒，我回家，你還打我一槍，差點兒沒送命。你以爲我不認識你，我就是吳虎。」

當時大家一聽說我是福德堂的大少爺，就在交頭接耳，互相詢問。又聽了吳虎這一番話，更是全體哄起來了。

我回頭對吳成說：「成爺，我是吳振宇，因爲岳父到這裡來，才趕來跟您見面。本來要求個情，因爲看你老一點也沒難爲，所以就沒有報名號，請您原諒。」

吳成繃着臉，瞪着我。我又對吳虎說：

「吳二爺，你剛才的話可離了譜。你那媳婦兒，自小在我家長大，帶着我同起同睡，我待她像親姐姐一樣，可沒像你所說的那樣兒的事。」

「哼！」吳虎鼻子裡用力哼一聲，表示不相信。

「吳老二你可別動氣，我們說的是眞話。」打頭的這時說了話，打圓場，他摘下馬猴帽子，露出本來面目。

馬猴帽子是只露出一双眼睛的套在頭上的帽子，打頭的這麼一亮相，認識的人可就多了，立刻全場的人都哄起來。他在我家四十多年，誰都知道他是福德堂的打頭的，不用說，我自然是福德堂的大少爺，更沒問題了。

「姓竇的！」吳虎大叫，我家打頭的姓竇。「你們住在我家，也不打聽打聽我是誰，就叫福德堂的灰孫子睡我媳婦兒。我半夜回家，那一槍，八成兒就是你這狗養的打的！」他放起刁來。

這一句話，罵我是灰孫子，惹火了我。一看吳成並無偏袒之意，一時衝動，也把臉一翻，我說：「吳虎！你想怎麼樣？」

「啊！我想怎麼樣？」他氣得話說不上來，一時忘其所以，衝口而出。「老子要你的命！」

空氣極度緊張，吳虎回身拔槍，「胡拉」一聲就推上子彈。當時我手無寸鐵，帶來的四點五，已經獻給堂上了，只有挨打的分兒。打頭的回身，竟給吳成下了跪。

「成爺！您可不能叫吳虎就這麼殺人，平常老太太可是很尊敬您，您得管這件事。我敢担保，大少爺決沒這種事。您高抬貴手，我回去稟告老太太，決不能錯待您。」

但是吳虎大哭大鬧的喊着：「誰的媳婦叫人玩兒了，能忍得住這口氣？成爺，您看着辦罷！」

叫他這麼一放刁，當時情形很不妙，因爲這種事，在江湖上是個忌諱，誰也不能攔阻。同時，大家不但同情吳虎，更對我仇視。不說別人，就連我岳父，當時也鐵青了臉。

我本來應該當衆分辯清楚，但當時該死的我，竟說不出話。

「吳虎！吳虎！我叫老太太答應給你一千塊錢！」打頭的看吳成不說話，回身又對吳虎喊。吳虎動作慢下來，哈！這小子叫錢說動了心。

但這時吳成說了話：「慢一點！吳老二，這件事大家商議商議。福德堂的！你們不能走了，裡屋呆着去。」

這一下完了，我想，事情一計議，就變化大了，反正這種事，沒有我好的。忽然鐘機一動，我說：「成爺！我岳父讓他走吧？」

吳成一沉思，我趕緊對岳父說：

「您走吧！就按着剛才的條件，成爺是說怎麼辦就怎麼辦。您別管我了，這就走吧！」

岳父也看着吳成，見他沒說什麼，趕緊坐上車，魏保揚鞭一趕，就的的得得地走了。大家看吳成沒說話，也就沒攔阻。現在就賸下打頭的和我，落在虎穴裡。

當天，這翠土匪商量並無結果，主要的是，我是吳成的本家，麻煩出在吳虎的媳婦兒身上，這事不好辦。

六

一直到了第二天中午吃過飯，大家又在廟堂裡坐定，算是他們的「聚義廳」吧。吳成把我喊出來，說：

「宇頭，今天這個事，我誰也不能偏袒，你作沒作這種事，誰也不知道。老太太我想也沒話說，想當年她也吃過江湖飯，應當了解這種事情。」

宇頭是我的小名，不過他說我祖母吃過這碗飯，當時很多人不懂，我也是只恍惚聽說，今天才確定。原來我的祖母當年在東北，竟是紅鬍子的女兒，打家劫舍想也來得，後來才受祖父招安的。

「現在只有兩條路。」他又說：「由你們自己去私了，我也不過問。你給他錢，他要就算了。不然，今天你們就拼個你死我活，我是誰也不能幫，讓老天爺主持公道吧，我還你這支槍。」

他眞的還了我的四點五，我仗着藝高人胆大，上去就拿槍。嘩喇一聲，人全望外跑。我拿到槍，回頭看吳虎，他一個箭步，已經竄出大門，到野地裡去了。

我是血氣方剛，仗着自己有兩手把勢，手槍打的又快又準，就想露一手。當時一句話不說，就把子彈推上膛。

也許當時眞有殺吳虎的心，因爲自從婷苑出嫁時候起，我就厭惡上了他。我不敢走大門，怕他在門口等着，一跺腳，飄身上牆。萬想不到，吳虎正在牆外等着我啦。手一揚，我那把四點五吧的一聲，掉進牆裡，而我已經跌出牆外，落在牆脚下。

院子裡屋子裡的人，都跑出來了，場子上足有三十多號人，全來看這個場面。

當時吳虎哈哈大笑，舉着槍走向我就是一槍，我向右一撲，他打空了。他又大笑，打頭的好像在大喊什麼？我也顧不得了，砰的一聲，又是一槍，我向左一撲，又打空了。

他舉着槍，又要打第三槍，不知爲什麼！他回頭衝着人羣狂笑，也許是他根本不想殺死我，也許是看我手無寸鐵，虐待我好玩吧。但這時候，他已經走到離我很近了。

我掏出「撸子」。吧！吧！吧！衝着他心口連開三槍。他萬想不到這一着，還沒轉回頭，仰面一倒，就氣絕身死。

那時候，這種法國白朗寧小手槍，還是新發明，誰也不知道有這種槍。所以大家萬想不到有這種事，一下子都看呆了。

我也就揣起小手槍，站起來，自覺這一着不很光明，低着頭拍身上的雪。過來幾個人，把吳虎抬走了。但這時候，忽然有人又說了話：「吳大少爺，您武功不錯吧！」

我一看是黑大個子馮維力，心想大概我剛才竄牆和躲吳虎的子彈，叫他看出我身手的路道來了。我正因爲打死了吳虎，少不得心高氣傲，口不擇言，就說：「嗳！小時候學過一點。」

想想看，當時我只二十歲，這一句話太驕狂，自己還不知道。

「嘿嘿嘿！」馮大個子一陣冷笑，說：「我提一個人，你可認識？」

「誰？」我又着腰。

「王成祖，王老師傅！」

「是我師父，三年前去世了。」

「哦？他也有死的一天啊！」他一揚眉毛。又問：「你大師兄是誰？」

我當時不高興，但還是說：「張一雄！」

「哦？」他臉色又一變。「難道你就不知道，你還有個大師兄？」

「知道，但是因爲他不學好，王老師傅不認他。」

這一句話刺傷了他，當着這麼多的人。現在想起來，當時我可眞是不知好歹呀。

「你算是什麼東西！」他翻了臉：「你是王老師傅的門徒，用暗器傷人！你既知道我是你大師兄，你在車裡別人看不見的地方，打我一槍，這算英雄好漢？」

我就知道，他被我打了一槍，懷恨在心，今天就不能輕易放過我。我本來可以解釋，我在車裡是打手上的槍，子彈滑過去，中了他的腰，但說出來的話却是：

「王老師傅的門徒，沒有人認你是師兄！」

這眞是使他下不了台，他停一下，說：「好吧！你既不認我，我還認你這個師弟，我倒要教訓教訓你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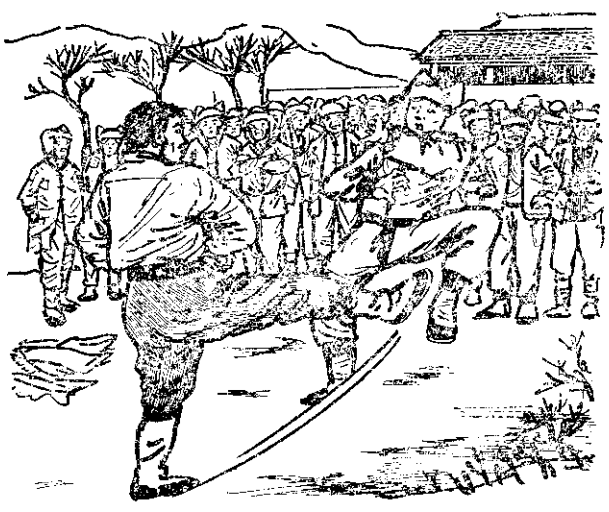
他又向吳武下了一跪。說：「武爺，我是新來乍到，本來不該放肆，只是這位師弟，使我太下不了台。而且前幾天在魏家坟，明知是我，還打了我一槍。今天不得已，我還帶着傷要會會他！」

哈！吳武竟沒有說什麼。於是馮大個子向四面一拱手，眞不愧是老江湖，把羊皮袍子一脫，一捲，向雪地裡一扔，双拳一抱，對我說：「大少爺，你請吧！」

事到如今，我還能躲嗎？脫下衣服交給打頭的。今天要耍拳脚了。

三步四步就交上手，一交手，才知道，我眞是差遠了。就是二師兄——金表兄來了，也不是他對手。他出手輕而着子重，變化多，拳脚快，招招都是要害。別看那麼大個子，跳蹦起來還眞靈便。

我總想打他的腰，一來因然他個兒大，打腰方便。二來我知道他傷沒有好，能够打到傷上，他就完了。但他躲閃得快，每一招都占了先。



一交手才知道我眞是差遠了

身上已經挨了他幾下，幸好還不重。可是時間一久，我拿腳漸感沉重。他却越來越猛，圍着我團團轉，我只有招架的分兒。想不到他受了傷還有這麼大能耐，那天倒撞下馬，八成兒是假裝的。

這麼大冷天，我已經見汗，氣喘起來。今天反正要吃虧，心中打算怎麼樣結束這場爭鬥才好。

忽然他拳法一變，大車輪式的輪着兩臂，呼呼的响，拳如雨點的打下來。我節節後退，一直抵到牆上。他大喝一聲，我腿上挨了他一脚，人半坐下去，右膀又重重挨了一拳，立刻半身酥麻。正在危急之際，好小子，他竟下毒手，手指直奔我双眼而來，他竟眞的要取我眼睛啊！

這時候，打頭的大叫着，我聽不見他喊什麼，忽然砰的一聲槍响，一粒子彈呼嘯而過。

「不要打了，福德堂老太太來了。」

大家一楞，齊向外面看，這時候，馮維力也住了手，我挨在牆脚上，喘着氣。遠看山口子那邊來了三個人，前面的正是我祖母。她反穿羊皮襖，騎着我家的小白龍馬，上下一身白。手提着一支快槍，槍口還冒着烟。原來這槍是她放的，這一槍打穿了馮維力的帽子。

她後面跟着魏雪茵，我未婚妻，她穿一身紅，騎着個棗紅馬。再後面是金表兄，剛才就是他喊不要打的。

當時潑喇喇三匹馬踢着雪，奔過來，衆人不知所以，全場一時大亂，有些人預備向屋裡奔，抄傢伙。但聽祖母一聲大喝：

「各位叔叔，大爺，哥哥兄弟們都不要動，咱們福德堂向各位拜年送禮來了。」

她奔到衆人面前，忽拉一聲，從馬上摔下一個大麻袋來，一聽聲音，裡面全是洋錢和銅子兒。她衝着吳武說：「好哇！武爺，你竟綁了我孫子。」

吳武本來還有點弄不清是怎麼回事兒，這時候聽見洋錢聲音，就陪下笑臉來說：

「那有這回事？大嫂子你錯怪人了！大少爺好勝，留在這裡，跟人比比武吧了。我們又沒有錯對待他，你不信，自己問他。您福德堂老太太的事，還能錯的了嗎？」

「比武！」祖母倒豎眉毛喊道；「誰比武跟我比！跟我孫子小孩子家，比個什麼呀？」

說着，放下快槍，從褥套裡抽出兩把明晃晃的手槍來。好快，左右開弓，就是四响出去。房脊上塑的小人小馬兒，兩個馬頭兩個人頭都打飛了。

大家都看傻了，祖母回過馬來，衝着吳武一笑：「怎麼樣？老五！還不錯吧！」

「好極了，你還錯的了嗎？前次奉軍進京，還有人提過您哪！」吳武也笑着說。

「好吧！這錢就託你分一分，沒事了吧？字頭我帶走了。」祖母對吳武說。

「喲！您盡管帶走吧！」吳武說：「您不喝杯酒再去？」

「不了，謝謝！」祖母又對我呵斥一聲：「還不上你媳婦兒的馬！」

雪茵跑馬過來，對我一伸手，我接過打頭的遞給我的衣服，拉着她的手，一竄上了馬。從背後摟着雪茵，嘩啦喇，我們就奔出了山口子。

打頭的也上了金表兄的馬，跟着祖母向吳武道了別，也沒致回頭，小心謹愼地一起出了山口子。

一口氣跑出十來里路，家裡的騾車正在道旁等着。祖母、雪茵和我下了馬鑽進車裡。金表兄和打頭的，分乘兩匹馬，就跟着車望魏家莊走。

走出二十來里地，忽然黑壓壓一片人馬，嚇！全是馬隊，我不禁驚異起來。近看全是官兵，足有百十號人，人人帶槍，原來是縣保安團。

我正奇怪着，祖母說：「這一下，吳武要完蛋了，我們進去時，連個望風的都沒有，全看你的熱鬧去了。這一陣子，想必在分贓吧！他一點都不知道，現在三個縣的保安團，要聯剿他了。」

「啊！奶奶怎麼知道？」我竟有點茫然。

「嘿嘿！」祖母一陣冷笑：「這兩年清淨了，他吳武不睜眼，還綁票，自然他要倒霉！」

我木然的呆了好一陣子，有說不出來的滋味。

我們又走了一會兒，我想起婷苑來，就問祖母，祖母說：「她前天到家了，說你叫她伺候我，現在吳虎既死了，她就跟着我吧！」

得着雪茵，我和祖母再也沒有談下去。到了魏家莊，祖母忽然噯呀噯呀的叫起來。我趕緊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「唉！多少年，沒騎過馬了，騎這一陣子，腿痛。唉！年紀大了，不中用了。」

雪茵說：「表奶奶，待會兒我給您捶捶！」

「噯呀！我這孫媳婦兒，簡直畫兒上的美人兒也沒有你俊啊！啊呀！都把人愛死了。」

祖母說着就拉雪茵的手，順手一摟她。雪茵就勢依偎着祖母，紅了臉。

祖母忽然又厲聲的對我說：「雪茵告訴我說，你要退婚！憑什麼你要退婚？你祖父給你訂的親你敢退！」

「沒有！沒有！」我連忙笑着說。

雪茵回頭瞟我一眼。

——全文完——